

川行散记

唐小兵（华东师大）

直到旅行团的巴士开进成都锦官城的那一刻，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安定下来。六岁多的儿子明峻是整个旅行团最小的成员，一路上我都有点不安和忐忑，毕竟是海拔4000米的高原，我们都从未登临过。这次成都和川西之行，如果用一句加缪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生活得最多。可谓酸甜苦辣你尽在其中。这次四川之行，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古人所言“少不入川”的真实含义。以前总是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因为成都乃至四川是一个散漫、自由而富足的区域，如果年少即入，就容易沉溺在世俗生活的幸福感之中而难以自拔，以至于理想消磨。等到我这一回首次入川（人也如胡适所言心情微近中年），才明白“少不入川”有双重含义，既有对青年人因为偏安一隅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享乐而忘记初心，也有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警示。

一、川西行的前奏：与白红义兄一家“相见时难别亦难”

去年内蒙之行的最后一晚，就是与白红义一家在呼和浩特的蒙餐店共同度过，微风细雨之中，两家人的两个小朋友在呼和浩特的街道上追赶、嬉戏，并且约定今年7月的川西之行再次牵手同行。在锡林格勒草原上，当陶格图教授与蒙古青年在举行蒙古式摔跤的时刻，我儿子明峻与琮琮也摔跤三次，引来掌声一片。那时候的明峻，身体跟琮琮一样看上去弱不禁风或者说玉树临风，却不如已经练习跆拳道多年的琮琮体力、腕力惊人。败北之后，回到沪上，也报名学习跆拳道，准备在藏区草原上与琮琮再决高低。7月25日晚上，两个小朋友经过漫长的旅途，终于又聚在一起玩闹了。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已经抵达成都数日，熊猫基地、三星堆博物馆、锦里、宽窄巷子、武侯祠均已去参观或游玩。彼时彼刻，就等着两家人在川大会议结束之后的川西之行了。

万事俱备，东风来了！当晚回到宾馆，细心的白嫂就发现琮琮有

点低热，我与红义兄到宾馆周围寻访药店均已关门，致电其他多友都未带适合六龄儿童的退烧药，于是打车到一个较大规模药店购回药物。第二天，我们整天头脑风暴式的学术会议，期间刀光剑影有之，和风细雨有之，嬉笑怒骂有之，插科打诨有之，真真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收获满满的大会”，尤其是川大古典文学教授讲述的诗人杜甫在成都填词作赋“打秋风”、吃拿卡要真性情的故事，让我们这群青椒们欢呼不已，原来贫困的人生也可以充满诗意，关键是先得从苦读唐诗三百首开始，不会正经的诗词歌赋，也得学会打油诗！

琮琮的烧基本上控制住了，又生动活泼起来，跟明峻在大人堆里穿行打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兄继今年高中国家社科基金之后，又有了第二次做奶爸的机会了，他夫人一到成都发现有了身孕，成都真是一座赐福之城。本来游兴高涨的白嫂，突然间有点惴惴不安，似乎肚子里的孩子一再提醒她先回上海，以后再找机会带一双儿女重来川西吧。我爱人田波澜反复安慰她，希望她鼓足勇气坚持川西之行，不过同时也建议她慎重考虑。一边是风景诱人的川西，一边是悄然孕育的胎儿，人生真是两难啊。白兄一家人倾向于先试试去都江堰，看体力是否能够支持。27日晚上，我们两家人打车到一家专售体育用品的迪卡龙专卖店，购买太阳帽、太阳镜，我也给两个孩子各买了一架望远镜，白兄考虑周全，还给其妻子买了一张折叠椅方便随行随止（结果被当成了三脚架）。车行都江堰，路途遥远且时有颠簸，白嫂似乎就体力有所不支。白兄在都江堰真是扮演了模范丈夫的角色，处处呵护，时时照应。两个孩子在水边喂鱼，戏水，玩水枪，也玩得不亦乐乎。可怜千古都江堰，我从大老远慕名而来，结果只是在人群中数人头，至今仍旧无法回忆起那天我究竟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据说当我们两家人在酒店里慨叹，并商议白兄一家究竟是去是留的时候，金铨老师等已经在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河边，悠悠地端起茶碗，在人烟散尽、繁华落幕的时刻，欣赏其无边的风景来。当晚，据说白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名之大义”，白兄毅然放弃川西之行，决定第二天回返成都飞回上海。我想很多年后，当我遇见白兄的第二个孩子时，我会按照一个曾经的新闻人的标准，原汁原味地讲述这个真情故事。一年的旅行计划，让位于一个如期而至的孩子，我觉得白兄若得个千金，不如就取名白若川。白兄一家仗义，看见我们一家人对川西之寒估计严重不足，带的衣服极为短缺，就将披巾、毛衣和夹克都留给了我们。这些衣服在之后的川西高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坐在沪上

一隅追念往事，仍旧感怀不已。有缘的人终究会重逢，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在多友之聚中相会。



设计对白：

明明：弟弟，我牵着你哈，别走丢啦！

琮琮：回上海后，你也要这样牵着我过马路哈！

二、 四姑娘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经过长途的旅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汽车），以及在一个拐角处差点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的冲撞的险情，我们在经历了前后大约十五个小时的舟车劳顿，终于在晚上九点左右抵达充满魔幻魅力的四姑娘山小镇。车越往上行，体感就越觉得凉意逼人，等到在微雨中下车的那一瞬间，高原上的寒意一阵阵袭来，那一刻肠子都悔青了，真应该遵奉川大友人的告诫多带厚衣服来。宾馆居然没有电！

据说是暴雨导致，我们在手忙脚乱中找到各自的房间。跟老板说可否提供蜡烛，老板说房间铺了地毯，每个房间用蜡烛危险性太高，只能悻悻然地接受他的“正当性说明”。黑灯瞎火中，将六岁多的儿子安顿下来，房门无法锁住，只能依靠手机的微光在黑暗中穿梭。儿子面对这种黑暗和寒冷，会给我们想各种点子，比如去找电筒或蜡烛等等。

当初在决定是否带年幼的孩子来险峻的川西，我们也是犹豫再三，为了跟白兄一家的约定，也为了让孩子看看这四川的自然风景，我们才下定了决心。我想，旅行不但对于成年人，对于儿童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构成了成长的一部分。我记得少年时代生活在湖南南部的乡村，时常停电，也没什么特殊的不适，反而觉得在黑暗中仰望星空是一件富有乐趣的事情。等到自己拖家带口而遭遇停电，才发现再诗意的人生，也必须软着陆才有一份现世安稳，再反思现代性如同韦伯所言的“铁笼”，也不能否认科学技术推动了生活品质的提升。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电了，妻儿已然在高原寒中入睡，缺乏旅行经验的我们也忘记从宾馆房间拿出备用被褥，也不知道可以打开热风机。第二天一早，明峻因受寒就开始呕吐，幸亏同行的绍根兄夫妇提供了贴腹部的药物（他们在车上也慷慨地将薄毛毯借给我给明峻保暖），就迅速地控制了胃受寒的状况。

双桥沟如同世外桃源，遥远处的皑皑雪山，近处让人招架不及的各种高原绿，都是在大城市难得一见的美景。妻子出身中医世家，借机给我和明峻普及各种植物常识。印象深刻的是最顶端的那一处景点售卖的烤土豆和玉米，以及沿途藏区儿童叫卖的一元一个的青苹果，都是价廉物美的吃食。此次川西之行，就所在地民众民风之淳朴程度而言，远远好于去年在内蒙古的草原。作为一个从小在缺山少水的丘陵成长只能到水库里才可以看见清水的人，此次川西之行沿途处处可见的惊涛拍岸、白水翻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随着不同海拔而错落有致、层林区隔的绿意，更是刷新了我对“绿”的贫瘠的理解。尽管我不太认识那些坐在原始森立里静静站立了漫长时光的各种树木，可是却有一种极为真切的感动和亲切，“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自然才是对人生最大的慰藉，我们却都是误落尘网一去经年的人，怪不得梭罗要远离尘嚣回归自然，写出了长久滋养人心的《瓦尔登湖》。再想想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师徒俩传之后人的《护生画集》，更是20世纪中国留给世人的珍品，期间也是蕴藏了对于自然与人心之关系的深刻理解。



设计对白：

明明：这是啥游戏呢？

同同：不是游戏，是舞蹈，千手观音！

沿途参观的土司建筑，更是刷新了我从阿来《尘埃落定》中得来的模糊记忆。诸多友在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与小巷流连忘返，那些远去的历史似乎从遥远的时空扑面而来，争着向我们诉说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故事。旅行不是旅游，旅行是与自然、历史、人生的相遇，旅行是打开重新理解自我的通道，旅行是将文本中的历史与自然中的历史相互勾连到一起的“行动”。我记得当年读《尘埃落定》的时候，就觉得土司家的小儿子真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能够洞见历史变动的趋势而顺应潮流，不像其兄长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中仍旧坚持用古老的敌意来拒绝现代的来袭，大智慧与小聪明，一时一地之胜负之得失均蕴含其中。川西之行途径羌地，我就后悔没有随身携带购买多年而未曾细读的台湾王明珂院士的《羌在汉藏之间》，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或者汉族中心主义者，但说起对这些边疆民族的理解，却真是一片荒芜！没有沟通，何来理解，而没有理解，何来相互的尊重？



设计对白：

小兵：老师，要是每年暑假能到在这里住两个月，该多好！

CC：你是想做“牦牛女婿”吗？

当晚的藏族烤全羊晚会，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之后大家都在争论那一夜摆在每个人桌前的食物究竟是羊肉、牛肉还是猪肉，不过那鲜美的味道倒真是留在了很多的心中。一个同行的多二代小友跟我说，她以为烤全羊晚会肯定会如同去年的草原之夜有一只整羊出现，以至于错过了眼前的美食。青稞酒的味道也还不错，顺铭兄、朱丽丽老师等人的即兴被点歌，也是让歌声飘荡到了藏区的夜空。篝火晚会，我携着小儿也挤入人群，载歌载舞，让跳动的火焰驱逐高原上的寒意，让彼此的面容在黑夜中相互照亮。这真是一个美好得让人心动的夜晚。

三、到木格措之途：“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四姑娘山之旅后，又是一个漫长的行车，不过相对于第一天的行车，已经路途轻松了很多，而且四姑娘山之雨的雨水也体谅我们的心思悄然停歇。在一派风和日丽之中，我们向着康定出发，沿途经过了甲居藏寨、塔公草原和塔公寺。藏寨的建筑真是世间一绝，依山而建的藏族风格的建筑，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人大开眼界，那些辽阔的远山及雪山，空旷而错落的峡谷，以及在层山之间晃动的牦牛群，都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藏寨的那一顿中饭，应该是川西之行吃得最丰富的一顿。我与柳珊老师、邓绍根老师的夫人、厦门大学新闻系的余绍敏老师等坐在一桌，正好临近饭盆，近水楼台先得月，靠近饭盆好加饭。房子旁边的青苹果，也成了饭前的水果，多一代、多二代攀援而上，各显神通，生的熟的，囫圇吞枣，期间妙趣横生，虽然最终传说中的三姐妹未露真容，可也已经是欢歌笑语尽开颜了。

我所在的这台旅行车上大约是多二代最集中的，大约有十来位吧。在烦闷而冗长的行旅之中，孩子们成了车上的开心果，看着他们合纵连横，旧雨新知，就别有一番滋味。因为一路上风景太好，黄顺铭按捺不住自己的兴致，说突然好想哼谭维维的《天籁之爱》，他一开唱，引得众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于是，一个个小学生、中学生依次登台，站在车前排，用导游哈桑的麦克风演唱各自喜欢的歌谣，诉说着各自的心情，美声的、流行的、摇滚的、中文、英文的都有，真有国际范儿、多友范儿。我儿子坐在倒数第二排，却也跃跃欲试，与他妈妈偷偷温习一首曾经唱过的儿歌，每当哥哥或姐姐唱完一曲，他就大声喊“下一个是谁啊”，言下之意他该闪亮登场了。最后，他在妈妈陪伴下到前面给大家声情并茂地唱了一首《种太阳》：“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童稚而天真的嗓音引来大家开怀大笑。南京大学朱老师的女儿甜甜特别有爱心，她常找时间坐到后排来跟明峻聊天、讲故事，并一再惊叹明峻从去年暑期的瘦小突然间长成如今的高大结实，并约定以后到南京找她玩。我则得以与坐在旁边的柳珊教授闲聊，从北京到上海的文化界，从1980年代的上海到如今的上海知识界，从文革研究到知识分子研究，将当代学界闻人都臧否了一番，虽是口舌之快，却也尽散舟车之劳顿，尤其从她口中得知了很多复旦中文系故事，可真是一饱耳福。学术八卦永远是人在旅途中

最佳的调料。此时此刻，柳珊教授和她的女儿应该已经远赴美国了吧，我期待她们在美国平安如意。

明峻到了塔公草原才终于如愿以偿地骑上了马，多二代中的七八位齐上马，那气势如云的场面，让我们感觉真是英雄出少年呵。我与妻子跟在后面，交了 20 元水土保持费，也急急地步入了草原。马儿虽然是行走在草地，我们却跟得气喘吁吁。妻子拿着单反相机，想给每个多二代留下美好瞬间，平时几乎很少长跑的她，在广袤的草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终于抄了近路给每个孩子拍了照片。这一片草原，是川西之行最美的风景之一。不是野草长得多么丰盛，而是遍布草原的各种小花，实在太迷人，有紫色、粉色、天蓝色、鹅黄色、白色等各种的野花，星罗棋布在辽阔的草原上，在晚近的微风中摇曳，时而闪躲，时而突兀，时而连缀成一片小小的花海。在城市的公园和植物园见惯了各种有名有姓修剪整齐的花卉，如今面对这些无法命名也不需要命名的小花，才发现自然是多么的神奇，天地之间又是多么丰厚，滋养了如此妩媚的花朵在高山之巅，独自开放，任风摇摆，却没有一丝丝的落寞和孤独，而又是如此的自由自在！



设计对白：

明明：叔叔，这个马咋这么溜光水滑呢？我爱死他了！

马夫：因为他每天都要来两斤青稞酒呀！

木格措据说是至情至性之人应该相聚之地，也成了想象作为一种传奇的爱情的空间，其实山顶的风景倒是一般，而七色海和杜鹃峡的自然景物却是让人眼前一亮。沿着七色海的行走，可谓是一次完美的

湖畔散步，湖面上是幽静的水草，湖面上波光粼粼，因阳光的直射，有着各种跳动的光影，形成七彩斑斓的光斑。多友们行走在这里，就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悦与自在。三三两两的结伴而行，随意的交谈和驻足，发现美丽空间的惊喜，那从高原深处吹过来的清新之风，树影间婆娑的光影晃动，或许这才是一种被照亮的人的生活。如果说七色海是一种近乎静态的完美，而杜鹃峡则有一种跌宕起伏的动感之美，白花花的水流蜿蜒沟壑其间，时而奋起如白龙，时而低回若小溪，时而平铺直叙，时而激流直下。杜鹃峡穿行山林之中，地势高矮不平，我们依之而行，呼吸着最洁净的氧离子，自由舒展着身姿，感受着森林里原汁原味的美感。儿子早已不见踪影，跟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前面行走。每次参加多友聚会，儿子总能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所谓“喜新不厌旧”也，这次虽然白红义兄家的琮琮未能全程一起游玩，却也认识了呼廷同、甜甜、子豫、李谢莉老师家的闺女等伙伴，玩得也极为开心。



设计对白：

波澜：哎呀，咱们索性别回魔都了吧！

小兵：都听你的啦！

明明：耶，这儿家家都有别墅哦！

到了成都，在川大附近的大宅门火锅城坐定，汗如雨下地吃着火锅，聆听金铨老师发自肺腑的感言和致辞，品尝着成都的美食，并与川大组织这次旅行活动的顺铭兄、娅妮老师等道谢，与这些每年相聚一次的多友和多二代们一一告别的时刻，就觉得“一切诚念之人，终将相逢在后会有期之中。”